



兰州大学 文库

A LIBRARY OF LANZHOU UNIVERSITY

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

屈直敏 赵梅春 主编

四库研究丛书

文溯阁《四库全书》
四种校释研究

汪受宽 安学勇 校释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非外借



兰州大学 文库

A LIBRARY OF LANZHOU UNIVERSITY

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
屈直敏 赵梅春 主编

四库研究丛书

文溯阁《四库全书》
四种校释研究

汪受宽 安学勇 校释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溯阁《四库全书》四种校释研究 / 汪受宽, 安学勇校释.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5. 1

(四库研究丛书)

ISBN 978-7-311-04389-6

I. ①文… II. ①汪… ②安… III. ①《四库全书》—研究 IV. ①Z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1515号

策划编辑 王永强

责任编辑 锁晓梅

封面设计 郇海

书 名 文溯阁《四库全书》四种校释研究
作 者 汪受宽 安学勇 校释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甘肃兴方正彩色数码快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20 mm 1/16
印 张 21.25(插页4)
字 数 298千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389-6
定 价 65.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琴	清	流	楚	激	絃	商	秦	曲	發	聲	悲	摧	藏	音	和	詠	思	惟	空	堂	心	憂	增	慕	懷	慘	傷	仁
芳	廊	東	步	階	西	遊	王	姿	淑	窈	窈	伯	邵	南	周	風	興	自	后	妃	荒	經	離	所	懷	嘆	嗟	智
蘭	休	桃	林	陰	翳	桑	懷	歸	思	廣	河	女	衛	鄭	楚	樊	厲	節	中	闈	淫	遐	曠	路	傷	中	情	懷
凋	翔	飛	燕	巢	雙	鳩	土	迤	透	路	遐	志	詠	歌	長	歎	不	能	奮	飛	忘	清	幃	房	君	無	家	德
茂	流	泉	情	水	激	揚	眷	頤	其	人	碩	興	齊	商	雙	發	歌	我	袞	衣	想	華	飾	容	朗	鏡	明	聖
熙	長	君	思	悲	好	仇	舊	蕤	葳	粲	翠	榮	曜	流	華	觀	冶	容	爲	誰	感	英	曜	珠	光	紛	葩	虞
陽	愁	歎	發	容	摧	傷	鄉	悲	情	我	感	傷	情	徵	宮	羽	同	聲	相	追	所	多	思	感	誰	爲	榮	唐
春	方	殊	離	仁	君	榮	身	苦	惟	艱	生	患	多	殷	憂	纏	情	將	如	何	欽	蒼	穹	誓	終	篤	志	真
牆	禽	心	濱	均	深	身	加	懷	憂	是	嬰	藻	文	繁	虎	龍	寧	自	感	思	岑	形	焚	城	榮	明	庭	妙
面	伯	改	漢	物	日	我	兼	思	何	漫	漫	榮	曜	華	彫	旂	孜	孜	傷	情	幽	未	猶	傾	苟	難	闈	顯
殊	在	者	之	品	潤	乎	愁	苦	艱	是	丁	麗	壯	觀	飾	容	側	君	在	時	巖	在	炎	在	不	受	亂	華
意	誠	惑	步	育	浸	集	悴	我	生	何	冤	充	顏	曜	綉	衣	夢	想	勞	形	峻	慎	盛	戒	義	消	作	重
感	故	暉	飄	施	愆	殃	少	章	時	桑	詩	端	無	終	始	詩	仁	顏	貞	寒	嵯	深	興	后	姬	源	人	榮
故	遺	親	飄	生	思	愆	精	微	盛	翳	風	比	平	始	璇	情	賢	喪	物	歲	峨	慮	漸	孽	班	禍	讒	章
新	舊	聞	離	天	罪	辜	神	恨	昭	感	興	作	蘇	心	璣	明	別	改	知	識	深	微	至	嬖	女	因	奸	臣
霜	廢	遠	微	地	積	何	遐	微	業	孟	鹿	麗	氏	詩	圖	顯	行	華	終	凋	淵	察	大	趙	婕	所	佞	賢
水	故	離	隔	德	怨	因	幽	玄	傾	宣	鳴	辭	理	興	義	怨	士	容	始	松	重	遠	伐	氏	好	恃	凶	惟
齊	君	殊	喬	貴	其	備	曠	悼	思	傷	懷	日	往	感	年	哀	念	是	舊	愆	涯	禍	用	飛	辭	恣	害	聖
潔	子	我	木	平	根	嘗	遠	歎	永	感	悲	思	憂	遠	勞	情	誰	爲	獨	居	經	在	昭	燕	輦	極	我	配
志	惟	同	誰	均	難	苦	離	戚	戚	情	哀	慕	歲	殊	歎	時	賤	女	懷	歎	網	防	青	實	漢	驕	忠	英
清	新	衾	陰	勻	尋	辛	鳳	知	我	者	誰	世	異	浮	奇	傾	鄙	賤	何	如	羅	萌	青	生	成	盈	貞	皇
純	貞	志	一	專	所	當	麟	沙	流	頽	逝	異	浮	沉	華	英	翳	曜	潛	陽	林	西	昭	景	薄	榆	桑	倫
望	微	精	感	通	明	神	龍	馳	若	然	倏	逝	惟	時	年	殊	白	日	西	移	光	滋	愚	讒	浸	頑	凶	匹
誰	雲	浮	寄	身	輕	飛	昭	虧	不	盈	無	倏	必	盛	有	衰	無	日	不	陂	流	蒙	謙	退	休	孝	慈	離
思	輝	光	飭	粲	殊	文	德	離	忠	體	一	違	心	意	志	殊	憤	激	何	施	電	疑	危	遠	家	和	雍	飄
想	羣	離	散	妾	孤	遺	懷	儀	容	仰	俯	榮	華	麗	飭	身	將	與	誰	爲	逝	容	節	敦	貞	淑	思	浮
懷	悲	哀	聲	殊	乖	分	聖	賁	何	情	憂	感	惟	哀	忘	節	上	通	神	祇	推	持	所	貞	記	自	恭	江
所	春	傷	應	翔	雁	歸	皇	辭	成	者	作	體	下	遺	葑	菲	採	者	無	差	生	從	是	敬	孝	爲	基	湘
親	剛	柔	有	女	爲	賤	人	房	幽	處	已	憫	微	身	長	路	悲	曠	感	生	民	梁	山	殊	塞	隔	河	津

璇璣圖詩

前 言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一部丛书，汇集了清代乾隆以前的主要文化典籍，堪称“千古巨制，文化渊藪”，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该丛书共收录书籍3 461种，79 309卷；存目书籍6 793种，93 551卷。^①《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为了利于长期保存，供皇帝和士子们阅读，共抄写七部，分别度藏于北京故宫文渊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承德文津阁、沈阳文溯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后因战乱，遭到毁损，其中文源阁本毁于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文宗阁、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文澜阁本于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散损。历经劫难的《四库全书》，现仅存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以及半部文澜阁本，文津阁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文渊阁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溯阁本现藏甘肃省图书馆九州台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产生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考证》《禁毁书目》等相关典籍，并派生出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摘藻堂四库全书》《四库存目》《四库未收》《四库禁毁》《续修四库全书》等多种丛书，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四库全书》自问世以来，便以它独有的魅力，备受学界关注。近200年来的《四库全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大致可分为乾嘉至光宣年间、民国年间、1949年至今三个阶段^②，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纂修与流传、档案辑录与整理、

①《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65年。

②周积明：“四库学”：历史与思考，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50-62页。

《总目》研究、版本目录研究、文化价值及意义的研究、续修与影印及电子版开发等诸多方面。^①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成立了一系列关于《四库全书》研究的学术机构,如1993年成立的“海南大学《四库全书》研究中心”,1999年天津图书馆成立的“四库文献中心”,2003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的“《四库全书》学术研究中心”,2005年成立的“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和武汉大学“四库学研究所”等^②,为《四库全书》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随着《四库全书》研究的兴盛,《四库全书》研究上升到了建立学科的高度,“四库学”“四库总目学”“四库全书学”“四库区域文化学”逐渐被提出。

近200年来,虽然《四库全书》研究的成就显著,但仍有诸多领域,学者们鲜有涉及,如四库学的文化研究仍然是四库学中最薄弱的部分,因而如何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去审视《四库全书》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学界应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四库学的研究范围、纂修者的个体和群体、四库收录之区域文献等也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因此在继续深入实证和文献研究的同时,转换学术观念,加强理论建设,扩大视野,对《四库全书》及其相关和派生的多种丛书、论著等进行整体和全面研究,借此展开四库学的研究新局面,无疑是当前四库学研究者值得思索的课题。

兰州大学史学史专业是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权点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1978年全国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史学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张孟伦先生被批准为硕士研究生导师,从此开始了兰州大学史学史的研究事业。2005年经学校批准,建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汪受宽先生任所长。2008年汪受宽先生荣退之后,赵梅春教授继任所长。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素以师资雄厚、学风严谨著称,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史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四库学等。经过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不仅在学科建设和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而且培养了大批学术成就卓著的史学研究者。

^①汪受宽、刘凤强:《〈四库全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62-66页。

^②高远、汪受宽:《近三十年来〈四库全书〉研究现状与思考》,载《图书与情报》2008年第3期,第119-125页。

近十年来,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以《文溯阁四库全书》为中心,确立了以四库学的研究为主要方向,积累了丰富深厚的成果,建立起了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此次出版的《四库研究丛书》是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四库学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汇集,共收录了汪受宽和安学勇《文溯阁〈四库全书〉四种校释研究》、刘凤强《四库全书馆发微》、郭合芹《〈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研究》、徐亮《〈四库全书〉西北文献研究》四部专著,在《四库全书》的编纂、《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版本价值、《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清修《四库全书》与西北地方文献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本套丛书的出版,必将使学界更加深入了解《四库全书》,尤其是《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学术价值和文献版本价值,从而促进四库学的研究,推动《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整理研究热潮,促进甘肃省的四库学研究。在当前文化大发展的形式下,对甘肃省的文化建设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四库全书》同长城、京杭大运河一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深入《四库全书》的研究和利用,可以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屈直敏

2014年12月4日于兰州大学二分部陋室

序 論

清朝乾隆年間，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爲了闡揚皇朝的“文治武功”，朝廷組織了許多大型文化項目，《四庫全書》的編纂就是其中之一。在進行大規模的徵書活動，並從當時還比較齊全的明朝前期修成的《永樂大典》中鈔錄失傳典籍的同時，乾隆皇帝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正式下詔開“四庫全書”館，組織學者全面系統地整理中國歷代典籍，編纂大型叢書《四庫全書》。四庫館由永瑆等三位皇子和眾多朝廷重臣任總裁，以當時最負盛名的學者紀昀、陸錫熊等爲總纂官，具體負責編纂事宜。前後參與編修的著名學者三百多人，動用學人四千餘名。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份《四庫全書》鈔成，修書活動歷時九年。其後又陸續謄鈔出多份，分儲京師皇宮和南北書庫。同時，對已鈔成的《四庫全書》數次撤改、複校、補遺，到嘉慶十一年（1806年），整個《四庫全書》的纂修工作才告結束。

《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基本上囊括了除戲曲、小說以外我國18世紀以前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以前的書籍收輯更爲完備。是我國古代圖書前所未有的大結集，堪稱“千古巨製，文化淵藪”。據《四庫全書總目》統計，這一叢書共鈔錄書籍3461種，79309卷；存目書籍6793種，93551卷。全部書籍按經、史、子、集四部四十四個大類，分類編排鈔錄。每份《四庫全書》約七億三千零八十一萬九千

字^①，裝訂爲三萬六千餘冊。在纂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還產生了《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總目》^②、《四庫全書考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禁毀書目》等副產品，在我國學術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爲有利於長期保存，供皇帝和臣僚士子閱讀，乾隆間《四庫全書》共鈔寫製作六分。前四分貯藏於北京皇宮文淵閣、盛京（今瀋陽）故宮文溯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稱“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後三分貯藏於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和杭州文瀾閣，稱“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底本則貯藏於翰林院（後散失）。近代，四庫全書屢遭劫難，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進攻北京，火燒圓明園，文源閣《四庫全書》被毀。太平天國時，文宗、文匯兩閣書被焚，文瀾閣書也有損失，清末民初由人補鈔齊全。現今，原本完整保存下來的僅有三部，即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文淵閣本，現存國家圖書館的文津閣本，現存甘肅省圖書館的文溯閣本。

文溯閣在盛京故宮，建成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該閣與其他諸閣一樣，系仿明代寧波“天一閣”的建築式樣而成。閣面闊六間，內爲三層，外觀爲兩層重簷硬山式，前後有出廊。閣頂鋪黑琉璃瓦，鑲綠剪邊。黑色代表水，書最忌火，以黑瓦爲頂，象徵著“以水克火”。閣上樑枋間彩繪“白馬獻書”圖案。閣內懸有乾隆書寫的對聯，其中一副是：“古今並入含茹萬象滄溟探大本，禮樂仰承基緒三江天漢導洪瀾。”正北兩楹懸乾隆皇帝御書對聯曰：“由監古以垂模敦化川流區脈絡，本紹聞爲典學心傳道法驗權輿。”文溯閣之東有一座黃琉璃瓦頂的碑亭，該碑正面鐫乾隆皇帝親撰的《文溯閣記》，背面鐫其所撰《宋孝宗論》。碑文記錄了文溯閣的建閣經過和《四庫全書》的收藏情況。閣後是仰熙齋，是皇帝讀書之所。

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謄鈔完竣的文溯閣《四庫全書》，總

^①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吏部尚書劉墉等奏遵旨清查四庫全書字數書籍完竣緣由摺》：“辦理三分全書，每分計字七萬萬三千零八十一萬九千字。”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28頁。

^②以下簡稱《總目》。

計收書三千四百七十七種，七萬九千八百九十七卷，鈔爲三萬六千三百一十五冊，裝爲六千一百四十四函匣。文溯閣《四庫全書》用開化榜紙朱絲欄鈔成，每一部書都以香楠木二片上下爲夾，並束以綢帶，再裝入香楠木匣內。書冊都是用絹面封皮包背裝。根據春、夏、秋、冬的順序，書皮以四色裝潢，“經部”用綠色絹，“史部”用紅色絹，“子部”用藍色絹，“集部”用灰色絹。每匣上面均刻有書名。每冊書的首頁都鈐有“文溯閣寶”，末頁用“乾隆御覽之寶”，作爲御用的標誌。

文溯閣《四庫全書》自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分五撥起運盛京文溯閣，並陸續排次上架藏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和乾隆五十七年又由陸錫熊率員兩次複校，使其質量更臻完善。文溯閣“內貯藏《四庫全書》，經部二十架，九百六十函；史部三十三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子部二十二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集部二十八架，二千零十六函。統計經史子集共一百零八架，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萬六千冊”。文溯閣另外還保存有《四庫全書總目》二十函一百二十七冊，《四庫全書考證》十二函七十二冊，以及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五百七十六函，五千零二十冊。^①《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是皇子侍讀陳夢雷(1650—1741年)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編成的，雍正四年(1726年)經尚書蔣廷錫修訂，以銅活字刊印65部。乾隆中，文淵、文源、文津三閣建成時，《四庫全書》尚在趕製之中，閣中空曠。乾隆皇帝下令仿照四庫書函樣式，於此三閣各度藏銅活字版《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後來文溯閣亦照例收藏一部。文溯閣本《四庫全書》度藏於清朝崛起的盛京舊宮，乾隆皇帝欽定其名爲“文溯”，以表示“不忘祖宗創業之艱，示子孫守文之模”^②。文溯閣《四庫全書》入閣度藏後，專門在盛京(瀋陽)設立文溯閣衙門保管此書。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期，盛京被俄軍佔領，文溯閣《四庫全書》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壞，部分卷冊流散。1914年，爲擁戴袁世凱登基，準備影印《四庫全書》，將文溯閣藏本運抵北京，存於故宮保和殿。袁世凱稱帝企圖破滅後，此書被冷落在故宮中。1922年，蝸居故宮的溥

①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欽定盛京通志》卷20《文溯閣》。

② 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集部《御製文二集》卷14《文溯閣記》。

儀小朝廷，受日本人驅使，以經濟困難爲由，欲將文溯閣《四庫全書》盜售給日本人，價格議定爲 120 萬元。消息爲北京大學教授沈兼士獲知，他於 4 月 22 日率先致函教育部，竭力反對此事。迫於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溥儀小朝廷不得不取消了這項交易。1924 年，經張學良將軍交涉，文溯閣《四庫全書》運回瀋陽。保管委員會派人進京依文淵閣本將文溯閣所佚之七十二卷書補鈔完備。1932 年文溯閣《四庫全書》劃歸偽國立奉天圖書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東北圖書館（現遼寧省圖書館）收藏。

1966 年 10 月，中蘇關係緊張，出於戰備考慮，經遼寧省申請，國家文化部報請周恩來總理同意，決定將文溯閣《四庫全書》撥歸甘肅省保存。在甘肅省圖書館，該書先後庋藏於永登連城魯土司衙門大經堂和榆中甘草店書庫。甘肅省撥巨資於 2005 年在蘭州九州臺建成文溯閣《四庫全書》館，飄泊多半個世紀的文溯閣《四庫全書》終於有了安身立命之地，正式入住這座外形嚴格仿古而內部設施現代化的藏書館。九州臺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館，與其他藏書閣一樣，是仿明代寧波“天一閣”的建築規製而成。文溯閣主閣外二內三，一二層爲展廳，三樓存放《四庫全書》影印本。文溯閣之東是一座黃琉璃瓦頂的碑亭，內立影鏤的乾隆皇帝御撰《文溯閣記》碑。副樓占地 1400 平方米，主要用於學術研究，而文溯閣《四庫全書》的真本則藏在設備先進的地下書庫內。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學者日益重視《四庫全書》的學術和社會價值，譽其爲“傳統文化之總匯，古代典籍之淵藪”，而興起了影印和研究的熱潮。其中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文淵閣本於 1986 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化一爲萬，使學界如沐甘霖，推動了四庫學的大發展。2005 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收藏於國家圖書館的文津閣本。2006 年杭州出版社影印出版補鈔齊全的收藏于杭州的文瀾閣本。2008 年以來，臺灣又印製仿古版文淵閣《四庫全書》。如今，國家指定收藏於蘭州的文溯閣本，是唯一尙未公開出版的一分存世《四庫全書》鈔本。

2003 年 7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甘肅省圖書館編選的《影

印文溯閣四庫全書四種》。編選者介紹，他們從館藏文溯閣《四庫全書》中選擇“書寫優美，文圖並茂，藝術性、可視性、可讀性均強，而且能充分體現文溯閣《四庫全書》書品的經、史、子、集各一種，匯為一函，嚴格仿古、仿真影印出版。”^①《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四種》所選四種書，經部為宋代吳仁傑撰《易圖說》，史部為元代李好文撰《長安志圖》，子部為明代沈繼孫撰《墨法集要》，集部為明代康萬民撰《璇璣圖詩讀法》。該書的出版，將深藏內閣的文溯閣《四庫全書》打開了一扇小窗，學者由之可以略窺豹之一斑。

為了正確評估文溯閣本《四庫全書》的學術價值，我們用兩年時間，對《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四種》中的四種古籍分別進行了研究，並且以其與文淵閣本同書進行仔細對勘。發現《易圖說》、《長安志圖》、《墨法集要》、《璇璣圖詩讀法》等四種書的文溯閣本和文淵閣本的文字或圖片的差異達(114+423+86+260)883處，其中，各自用異體字、簡化字、古今字、假借字或避諱字的(69+138+51+139)397處，兩者皆誤者(2+10+3+8)23處，文溯閣本正確而文淵閣本錯誤或缺佚的(11+85+17+32)145處，文淵閣本正確而文溯閣本錯誤或缺佚的(29+100+12+34)175處。其他尚有或可能底本有誤，或二者難辨正誤，或兩者皆可的143處。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文溯閣本與文淵本二者書寫校對品質相差不大，難分伯仲。

通過校勘研究，我們發現文溯閣本與文淵閣本四種書還存在一些篇段不同和可以互補的缺佚。具體說，《易圖說》文溯閣本書首有納蘭成德463字《序》，而文淵閣本缺佚；同書文淵閣本書末有宋端平丙申(1236年)吳人何元壽刊後跋語170字，文溯閣本無。文溯閣本與文淵閣本《長安志圖》有6句段文字差別很大，各說各的，難分伯仲。文淵閣本《長安志圖》卷下葉2《涇渠總圖》及葉3《富平縣境石川溉田圖》，順序顛倒。文溯閣本《墨法集要》比文淵閣本多出一篇乾隆皇帝撰述的《御製題墨法集要圖說》，卻少了文淵閣本有的沈繼孫撰《墨法集要原序》以及《墨法集要目錄》。文溯閣本《璇璣圖詩讀法》兩本正文卷上

^①甘肅省圖書館編輯《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四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隨書附《〈四庫全書〉簡介》文字。

葉18A至葉20A，與文淵閣本有大幅度的文句顛倒。文溯閣本與文淵閣本《璇璣圖詩讀法》卷數標示不一（稱一卷或二卷）、對皇帝之名諱或不諱，文淵閣本書首缺佚清前期學者康呂賜識言的標題《蘇若蘭織錦回文璇璣圖詩暨諸讀法合刻識言》，文溯閣本提要比文淵閣本少了一段考證文字，根據我們研究，原來文淵閣提要的考證結論是錯誤的，所以文溯閣本就將其悄悄地刪除了。

長期以來，學界有一種說法，現存諸四庫本的鈔寫校勘品質，以文淵閣本為最佳，其他諸本較差。其理由是，文淵閣本庋藏於宮廷，乾隆皇帝隨時可能御覽，由於害怕卷內文字訛脫引起龍顏不悅而遭致不測之禍，鈔校者更為細心認真，故而文淵閣本的鈔校水準上乘。文溯閣本遠藏盛京（今瀋陽）書庫，乾隆皇帝難以御幸，存在一些文字差誤，至少不會引來貶遣之禍，因而文溯閣本的鈔校品質比起文淵閣本有很大差距。我們校勘文溯閣《四庫全書》的四種書，從總體差錯率看，文溯閣本與文淵閣本的書寫校對品質相差不大，難分高下。文溯閣本《墨法集要》（17：12）鈔校質量優於文淵閣本同書，《長安志圖》（85：100）和《璿璣圖詩讀法》（32：34）二書鈔校品質相差不大，只有文溯閣本《易圖說》（11：29）的鈔校質量不如文淵閣本同書。《長安志圖》中“癸巳年”，文淵閣本鈔成“癸巳年”；“分郊畫畿”，文淵閣本鈔成“分效畫幾”，顯見文淵閣該書鈔寫者的學識不及文溯閣本的鈔寫者。由此可見，兩閣書的鈔寫與校勘品質雖然存在每本書的個體差異，但從總體看，文溯閣本四庫全書的鈔寫質量絕不在文淵閣本之下，有的書比文淵閣本書的文字錯誤更少、篇章更多，價值在文淵閣本之上。

文溯閣本與文淵閣本諸書之所以文字繕寫校勘品質相差無幾，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因為文溯閣本是在文淵閣本鈔出以後的第二分四庫鈔本。一般情況下，第一分鈔本（文淵閣本）經過一段時間的閱讀查檢，會發現一些不足或問題，在鈔第二分書時就可以有所改正。其次，第二分書也是鈔校一批，隨即進呈皇帝御覽一批，制度嚴密，鈔校諸臣在進行文溯閣本鈔校工作時“如履薄冰”，極為小心。第三，文溯閣四庫全書的編撰，與乾隆皇帝即將赴盛京巡幸有關，館臣極為細心。乾隆皇帝在癸卯年《題文源閣》詩中云：“文淵昨歲慶筵行，文溯因

巡亦促成，擬可明年束閣葺，況當熟路駕車輕。”自注云“昨歲四庫全書第一分完竣，適春仲經筵禮成。於文淵閣錫宴賞賚有差，以落其成。其二分書照式謄寫，易於葺事，因命館臣上緊督辦，送至盛京文溯閣度藏，亦於今春告竣。”^①文溯閣《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在盛京舊宮文溯閣排次上架迄，當年八月，乾隆皇帝就親詣盛京，駐蹕舊宮。哪里有什麼皇帝難以御幸該書之說？第四，文溯閣本在入藏盛京書庫後，曾由陸錫熊、劉權之等負責於乾隆五十五年 and 乾隆五十七年兩次複校，對文溯閣本中的文字曾做過多次校檢，查出不少問題，一一予以改正。我們在文溯閣本《長安志圖》中發現葉碼有明顯改寫痕跡者 22 處，它們說明，抽換本鈔成後，又查出缺葉或葉碼錯誤，故而再次補鈔或對所標葉碼進行了改寫。陸錫熊等人的複校，保證了文溯閣本較高的鈔寫品質。而通過對兩閣書的校勘，糾正各本中的錯誤與紕漏，達到兩閣本子互正的目的，提高四庫本古籍書的文獻價值，終將嘉惠學林。

通過對四種書的仔細校勘，我們發現文溯閣四庫全書有著極為寶貴的版本價值。第一，二百多年來，不少古籍收入文溯閣四庫全書以後，從未有過單行本出版，其文獻和版本價值當然很高。例如，中國科學技術史的重要文獻《墨法集要》，是乾隆皇帝從《永樂大典》中發現，諭令館臣編鈔進《四庫全書》的。當代除影印諸四庫全書本中收有此書外，尚無任何出版家出版過單行本。而《墨法集要》至今尚無單行本出版。《璇璣圖詩讀法》一書，除收入四庫全書之外，未見它處著錄。當代除影印文淵閣、文津閣四庫本中收有此書外，亦無任何出版家出版過單行本。由兩書的版本狀況可以推想，在文溯閣四庫全書中尚有許多原本早已佚失、二百年來未見付梓的珍稀典籍，應該引起出版界關注。第二，文溯閣四庫全書與其他閣的同一部書很可能不是根據同一種底本鈔出的，他保存了這種書的某一古老版本的真實狀況，有版本學的價值。例如，辛得勇研究，今存各種《長安志》（包括《長安志圖》）

① 《御製詩》四集卷九十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

的版本都來源於明成化本和嘉靖本。^①而據我們的比較研究斷定，文溯閣本《長安志圖》既非源於明成化本，又非源於明嘉靖本，而是以乾隆中新發現的某種不知名的古版為底本繕寫而成的。第三，我們知道，印刷本書籍同一版本中的文字完全一致。而手工謄鈔本的同一種書，由於種種原因，往往不可能完全相同。四庫全書全部是手鈔本書。書手的寫字習慣、文化水準、負責程度不盡相同，校勘者的學識和治學態度存在差異，在撰修四庫全書過程中由於種種原因，尤其是乾隆皇帝的干預，曾多次抽換、刪節、修改書中的篇章或文字，而並不一定每一閣的書都同樣進行改動，就使得四庫不同閣的同一部書出現了相當多的文字差異。從而，可以說，每一閣的每一本書都是二百年前形成的該書的一個獨特的手鈔本，是一個新的版本。因此，我們不能將四庫全書各庫本視為一種版本看，而應明確各自版本之不同，在研究和引用時，必須明確標示其為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或文津閣本，否則就可能因無法查證，而出現問題。這是必須引起學者嚴重關切的。

我們還發現了《四書全書》撰述過程中的不少問題。例如，四庫館對全書的謄鈔僅要求用館閣體，而無規範字體的要求，以至謄寫人員鈔書時，不一定完全按照底本的寫法，而是憑個人書寫習慣寫來，因而造成諸書同一字的寫法各異。再如，通過對《易圖說》的研究，我們發現清軍機處對納蘭性德的年齡的說法是錯誤的，從而有意或無意地造成了乾隆皇帝關於《通志堂經解》輯者的文化冤案。《長安志圖》提要稱該書系作者“再任陝西時作也”，而我們查考後發現乃是其第一次任職陝西時。《璇璣圖詩讀法》書首有武則天序，我們通過考證基本認定該序不是武氏所撰。《璇璣圖詩讀法》提要中稱“起宗道人”是宋元間人，而我們考定起宗是宋初的佛教僧人。等等。都是讀者在閱讀文溯閣四庫全書四種時應該予以注意的。

撰寫本書的目的，一是為了將《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四種》以最方便閱讀的形式提供給廣大讀者。使一般古文閱讀水準的讀者也能輕鬆地欣賞這一份文化珍品，也使學者能方便使用文溯閣本的這四種

^① 辛德勇：《考〈長安志〉〈長安志圖〉的版本——兼論呂大防〈長安圖〉》，載作者《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一書，中華書局，1996年。

書。二是爲了藉以公佈我們對文溯閣四庫全書四種的研究成果，包括以其與文淵閣本同書仔細校勘的結果。使廣大讀者，包括學術界同僚，以及相關領導，對文溯閣四庫全書有更真切的認識，瞭解其學術價值和文獻版本價值，推動文溯閣四庫全書的影印出版。我們相信，秘藏深閣二百二十七年的稀世珍寶文溯閣《四庫全書》在不久的將來，必將在學人的企盼中出版。而其出版之日，就是文溯閣四庫全書全面整理研究的開始。本書只是著一先鞭而已。

以下是關於本書體例的一些說明。

一、由於文溯閣四庫全書是二百多年前手鈔的繁體字古籍，其中又有許多俗體字、古今字、異體字、通假字、避諱字等，爲了反映校注古籍的原貌，本書使用繁體字撰寫。

二、所錄古籍，完全依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四種》的原文，格式一般也按原格式書寫，但依便於閱讀的方式和現代點校要求適當予以改變，原本中的俗體字、古今字、異體字、通假字、避諱字也盡可能一仍其舊。原書內頁，以朱絲欄直行鈔寫，每半葉八行，滿行二十一字，雙行小字夾註，注文滿行二十一字。本書改爲橫行排印，正文用4號字，原雙行小字夾注改爲單行5號字。

三、用以與文溯閣《四庫全書》四種校勘的，主要是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而各書的《提要》我們還使用了中華書局1965年整理出版的《四庫全書總目》和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年影印遼海書社1935年排印本《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進行校勘。此外，各書還依據其版本狀況，選用了一些重要版本與文溯閣本書進行了校勘。如《易圖說》使用了康熙十九年刻《通志堂經解》本，《長安志圖》使用了民國20年長安縣誌局刊畢沅校正本進行校勘。凡校勘中發現的問題都寫成簡單的校勘記，以(一)(二)(三)(四)……的序號列於每個自然段的下方。校勘記用5號字排印。

四、文溯閣本有某些缺佚篇章，凡有利於閱讀或研究，我們都將其從他本移錄於本書的相應位置。如：《易圖說》何元壽刊後跋語、《長安志圖》之必申達而《涇渠圖序》、沈繼孫撰《墨法集要原序》等。

五、我們對原書進行了分段、標點和注釋。標點大體依據中華書局二十四史點校排印本的規範。凡需要說明的原文出處、問題辨析、詞語今義等，以①②③④……的序號在頁下注出。注釋用5號字排印。

六、為方便讀者查找原書，我們在正文內用括號以6號字注明以下文字在原書第幾葉的正面或反面。為省篇幅，以A、B分別代表每葉的正面和反面，用阿拉伯數字1、2、3、4……做為標示葉數或行數的數碼。

汪受寬

2010年10月1日於蘭州大學